

讀法四

一種詩人們之間的關係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南轅北轍的野小子與千古韻士——李白與王維

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一個薄薄的劇本，名為《望鄉詩——阿倍仲麻呂與唐代詩人》，作者為日本人依田義賢，譯者的名字忘記了。那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國門也剛打開不久，中日友好是一個新鮮話題。借這一契機，日本遣唐留學生、後來成為唐朝高官的阿倍仲麻呂，在去世近一千二百年後忽然起死回生。我當時不是在上初三就是在上高一，在書店裏買到這本《望鄉詩》，同時也記住了李白一首不太有名的詩〈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前面已經提到，「晁衡」是阿倍仲麻呂入唐後所取的漢人名字。他在開元五年（七一七年）十九歲時到達

長安，入國子監學習，後來進士及第，到肅宗朝官至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七十二歲逝於長安，被代宗皇帝追贈從二品潞州大都督。在長安，仲麻呂與王維、儲光義、李白、趙曄等都有交往。天寶十一年（七五二年）末，已入唐三十七年的仲麻呂獲准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歸國。玄宗皇帝特任命他為唐朝赴日本使節。詩人們則寫詩為他送別。仲麻呂答以〈銜命還國作〉一詩，詩寫得一般：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待臣。
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
伏奏違金闕，駢驂去玉津。
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情。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
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不料翌年傳來阿倍仲麻呂遇海難的消息，李白遂

寫下〈哭晁卿衡〉詩。但仲麻呂在經歷了海上風暴、沉船、安南海盜、同伴幾乎全部遇難的情況下，居然倖存下來，於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年）六月，輾轉回到長安。然而不待他喘息平定，十一月安祿山反，玄宗幸蜀，仲麻呂隨駕。這也就是說，他親歷了馬嵬坡六軍不發、楊貴妃香消玉殞的歷史時刻。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七年），仲麻呂隨駕玄宗歸返長安時年已六十有一。

〈望鄉詩〉本是阿倍仲麻呂海難後歸返長安時讀到李白〈哭晁卿衡〉後寫下的一首詩的題目。依田義賢以之作為劇本的名字。依田義賢設計了一個長安詩人們為阿倍仲麻呂送別的聚會場景，長安城裏的名流們都到場了。王維和李白都在，而且你一言我一語。很美好。不過，這卻是虛構的。作者大概並不了解，在長安，李白和王維的關係相當微妙。現在我們打開電腦瀏覽新聞網頁，會不時發現這個明星「手撕」（編注：指翻臉、打罵）那個明星，李白和王維雖不曾「手撕」過

對方，但翻開他們的詩集，我們找不到這二人交集的痕跡。不錯，阿倍仲麻呂既是王維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不錯，孟浩然與王維、李白兩人都有交往；不錯，王維和李白都想贏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這種競爭真是很大的麻煩），但王、李之間似乎沒有往來。¹ 大概的情況是這樣的：安史之亂前，唐朝宮廷的詩歌趣味把握在王維手裏。而李白是外來人，野小子。就像十七世紀受古典主義劇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莫里哀(Molière)、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等人影響，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宮廷不接受「野蠻的」莎士比亞一樣，大唐長安的主流詩歌趣味和宮廷詩歌趣味肯定對李白有芥蒂；這時的王維一定不喜歡李白。兩個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厭煩，瞧不上。所以李白雖然得意，在賀知章的推舉和玉真公主的引

1 李亮偉著：《涵泳大雅：王維與中國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9；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168。

薦下見到了皇帝和楊貴妃，可是他自己在詩裏說：「時人見我恆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另外，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結尾處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一定有所指向。那麼他指向的是誰呢？不會是王維吧！或者還包括高力士！這首詩被收入《河嶽英靈集》。該書編者殷璠在詩集〈敘〉中交代所收人物作品「起甲寅（開元二年，七一四年），終癸巳（天寶十二年，七五三年）」，也就是說〈夢遊天姥吟留別〉（載《河嶽英靈集》本詩題〈夢遊天姥山別東魯諸公〉）作於安史之亂之前。

李白在長安的日子不見得好過。其時與之密切來往的人，可能除了賀知章，再就是幾個同樣是外來人、同樣想在長安謀發展的青年詩人，還有書法家和詩人張旭等。王維一定不喜歡李白。李白的性格、才華成色和精神結構跟王維很不一樣。首先他們的信仰就有巨大差異。王維信佛教，其母親追隨北宗禪神秀。而李白雖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響。陳寅

恪說道教起源於濱海地區，因此李白寫「日月照耀金銀台」，全是海市蜃樓的景觀。他的想像力、思維方式，跟王維沒法分享。第二，李白這個人早年好任俠，喜縱橫術，據說曾經「手刃數人」。他在詩裏說：「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看來他關心殺人這件事，但也沒聽說他為「手刃數人」吃過官司。要麼是他跑得快，逃離了現場；要麼是他做生意的父親李客有錢，擺平了官司；要麼是他吹牛皮——他喜歡吹。李白後來在長安飛揚跋扈，喝起酒來一定是吆五喝六，這樣的人別說王維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三，李白的詩歌充滿音樂性，宛如語言的激流，這語言激流有時噴射成無意義言說，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燦爛。太迷人了。而王維是千古韻士，蘭心蕙質，涵泳大雅。其早期詩歌亦有英豪之氣，邊塞詩也寫得好。他認出了陶淵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記》改寫成了遊仙詩〈桃源行〉。

對美術史感興趣的人一定知道，王維也是大畫家。這也就是說王維詩歌中包含了二十世紀英國詩人艾略特(T. S. Eliot)所強調的視覺想像力。可惜做文學史的人不了解王維的繪畫，做美術史的人又只關心王維詩中與繪畫有關的部分。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載有一首王維的自述詩：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不能舍余習，偶被世人知。

日本聖福寺藏有一幅相傳是王維所畫的《輞川圖》，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的《伏生授經圖》據傳也是王維所作。從這兩幅很有可能是後人臨仿的圖畫判斷，王維心地精細，很是講究。黃庭堅謂「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明毛晉編《山谷題跋》卷之三)而我在北京故宮武英殿拜觀過李白唯一的存世真跡《上陽臺帖》：「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

清壯何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黃庭堅也見過李白手稿：「及觀其稿，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山谷題跋》卷之二）僅從視覺上我們就能直接感覺到李白、王維截然不同的氣質。當時拜觀詩仙書跡，目驚心跳，直如登岱嶽，眺東海，太偉大了！一股子莽蕩蒼鬱之氣撲面而來。詩人與繪畫或者更廣範圍的視覺藝術的關係（暫不提詩人與音樂、舞蹈等其他門類藝術的關係），值得我們認真探討。

很多詩人的才華不只限於詩歌寫作。換句話說，他們的才華，至少識見，常常溢出詩歌的領土，並且受益於這種「溢出」，而僅僅囿居於詩歌領土的詩人們看來其才華只是捉襟見肘地將將夠用——這還是往好裏說。話既然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順帶提一下杜甫和繪畫的關係：杜甫除了在《解悶》組詩中尊王維為「高人」，他在其他詩篇中提到和評論過的同時代的畫家

有：吳道子、江都王李緒、楊契丹、薛稷、馮邵正、曹霸、韓幹、鄭虔、韋偃、王宰等。他對於視覺藝術的興趣之濃不下於十九世紀法國的象徵主義詩人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在詩歌星空下交匯的兩顆大星——李白與杜甫

一旦了解了一個時代詩人們之間的看不慣、較勁、矛盾、過節兒、冷眼、反目、蔑視、爭吵，這個時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鐵板一塊，就不再是詩選目錄裏人名的安靜排列。這個時代就活轉過來，我們也就得以進入古人的當代。偉大的人物同處一個時代，這本身令人嚮往。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許並不和諧。這一點中外皆然：同處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和米開朗琪羅 (Michelangelo) 兩人就互相瞧不慣；二十世紀美國作家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和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之間也是如